

《認知理論要點總集：開新慧眼》

作者：蔣悲桑佩格西

翻譯：廖本聖老師

講解：如性法師

日期：2017年12月8日—12月27日

地點：南印度

課程：第四講

今天上午我們再次地講解了「認知」的定義，以及從心的近取因的角度去分析前後世的概念，並且在分析的過程中提供了幾個可以思考的方向。接著，「認知理論」的第二個部分是提到了認知的分類。認知可以分為三大類：（一）認知的七項分類、（二）認知的三項分類、（三）認知的二項分類。我們先看到「認知的二項分類」。

請翻到講義的第15頁，有「認知的二項分類」，是因為有：1. 量和非量知的二項分類、2. 分別知和無分別知的二項分類、3. 錯亂知和不錯亂知的二項分類、4. 意知和根知的二項分類、5. 遮遣趨入知和成立趨入知的二項分類、6. 心和心所的二項分類。在二項分類當中，就可以看到「心」這個字；這當中的「心」指的是「心王」。六者當中，我們先介紹的是第四者——意知和根知的二項分類。

請看到講義的第20頁，意知和根知的二項分類，首先看到的是意知的定義：「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意根——所生的明知」，就是「意知」的定義。接著我們看到講義的第21頁，根知的定義：「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具色根（又稱為淨色根）——所生的明知」，就是「根知」的定義。所以從定義上來看，意知與根知最大的差別是在哪裡？不共增上緣。意知是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意根——所生的明知；而根知呢？是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具色根——所生的明知。

在解釋之前，我們先將「意根」與「色根」這兩者作一個簡單的區分：首先，色根又稱為「具色根」，之所以稱為具色根，是因為它具色；簡單來說，色根是屬於色法、心法、不相應行法三者當中的「色法」，而且它的本質清淨，所以又稱為「淨色根」。我們平常說「六根」，六根的前面五根分別是：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這五根都是具色根、都是色法，它們都是淨色。

六根當中的「意根」，以最簡單的方式來介紹的話：六根中的意根，它是屬於心法，而不是色法。所以，意知是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意根，也就是心法而生的

認知；那根知呢？是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具色根——所生的認知。在進一步地介紹之前，我們先舉例說明。我們說認知可以分為六大類，分別是：眼知、耳知、鼻知、舌知、身知、意知，只要是認知都被這六大類所包含。這當中的眼知又稱為「眼根知」、耳知稱為「耳根知」，以此類推。我們平常會說：識分為根識與意識；根識又分為眼根識、耳根識、鼻根識、舌根識、身根識。我們在這個地方用根知及意知來作介紹。認知分為這六大類；這六大類又可以分為兩類，哪兩類？前五類歸類在「根知」當中，最後一類則是屬於「意知」。這兩者的差異，是因為它的不共增上緣不同的緣故，所以我們將這六類分成了根知的一類以及意知的一類。

接著，我們舉例說明。我們說眼根知；首先，眼球、眼睛、眼根知是不同的。「眼球」指的是這個圓圓的東西，它是屬於色法、心法還是不相應行法？（學員：色法。）色法。所以這就代表「眼球」跟「眼根知」是不一樣的：眼根知是心法，眼球是色法。眼睛呢？眼睛也是色法。所以眼球也好、眼睛也好，是不是眼根知？並不是。那眼根知能夠看到什麼？它能夠看到外境的顏色及形狀；耳根知能聽到聲音；鼻根知能聞到氣味；舌根知呢？能夠嚐到各種酸、甜、苦、辣的味道；身根知呢？它的對境是觸。這是屬於根知的部分。

以面前的鬧鐘為例，眼根知可以看到這個鬧鐘，對吧？這樣的描述有沒有問題？眼根知可以看到鬧鐘，這樣的描述可以還是不可以？眼根知可以看到鬧鐘的形狀與顏色，但是看不到鬧鐘，是這樣嗎？眼根知應該可以看到鬧鐘，因為看到鬧鐘的外形，應該就可以說「我看到鬧鐘了」，因為鬧鐘最主要呈現的就是它的形狀。所以我們說鬧鐘是屬於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裡面的哪一處？色處。它是色處中顏色與形狀當中的哪一者？形狀。所以鬧鐘是不是眼根知的對境？（學員：是。）是眼根知的所取境。所以眼根知可以看到鬧鐘。眼根知能不能看到桌上有一排的錄音筆？（學員：可以。）可以。眼根知可不可以看到這塊布？色彩鮮豔的一塊布，也可以。眼根知能不能看到這本講義？也可以。在眾多的對境當中，當我特別想要看這個鬧鐘時，「想看鬧鐘的心」是眼根知嗎？眼根知的對境有很多，在眾多的對境當中，當我生起了一個念頭：

「我想仔細看看這個鬧鐘。」這個念頭是什麼？意知，這個念頭不是根知。所以眼根知可以看到鬧鐘，但是想看鬧鐘的念頭呢？它是意知。這樣可以區分吧？

意知會不會影響根知？就比方我想看鬧鐘，當我們動了「我想看鬧鐘」的念頭之後，我們自然會把頭轉向有鬧鐘的方位，然後用我們的眼根知對著它，或者用我們的眼球對著它，對著這個境之後，我們就可以生起眼根知。接下來，我們又動了一個念頭：「我不想再看到這個鬧鐘。」這時候呢？你會轉頭。那之前看到鬧鐘的眼根知會怎麼樣？看到鬧鐘的眼根知就消失了。為什麼看到鬧鐘的眼根知會消失？當我轉頭的時候，境就不在了，所以這個時候，我可以看到其他的對境，但我沒有看到鬧鐘。所以意知會不會影響到根知的發展？會，這是一個例子，意知會影響到根知。那根知會不會把它接收到的訊息傳給意知？也會。比方說，當我們的眼根知看到這個鬧鐘後，眼根知只有看到它的形狀與顏色，但進一步，意知會產生好奇：「這個鬧鐘是哪裡做的？」「它是哪個牌子的？」甚至他會問別人：「這個鬧鐘是從哪裡買的？它的價錢為何？」這些都是什麼？這些都是意知。意知會不斷去分辨，但它之所以會分辨，是因為它接收到誰給它的訊息？（學員：眼根知。）眼根知。我們現在舉的例子是：意知會影響根知，根知也會影響意知。相同的，我們的耳根知可以聽到聲音，但是「我們想要專注地聽」的這個想法，它不是耳根知，它是什麼？意知。所以你上課前會告訴自己：「今天的這堂課我要專注地聽。」此時這個念頭是屬於意知，而不是耳根知。

上一段我們是分析到：眼根知可以看到境，而內心中想看到境的心是屬於意知。接著，我們從「境」來區分：根知能夠對的境都是現在式；意知能夠想到過去、想到未來，當然它也能夠想到現在。比方說，我們可以回想起早上的那堂課所上的內容，也可以計畫我們明天要做的事情，而在當下看到這個鬧鐘之後，我們心中會有想法，所以意知的境，它可以對著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；而根知的境呢？根知的境只能對著現在，因為根知的現起必須具備「所緣緣」，那個所緣緣是現在式。或許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，根知直接的對境是無常法，但意知直接的對境不見得是無常法，也有可能是常法。這是另外一種分析方式。

接著，眼根知的現起，以緣著鬧鐘的眼根知為例，這樣的眼根知要現起，必須具備一個條件——所緣緣，也就是這個境要能夠出現，而且這個境如果距離我們的眼球太遠，它就無法生起緣著鬧鐘的眼根知，所以它要在遠近適中的距離，才能夠生起眼根知；如果太近的話呢？不要用鬧鐘，用錄音筆，如果太近的話，也看不到錄音筆的原貌，所以它要在遠近適中的距離，不能太遠，也不能太近。所以我們說這樣的眼根知必須具備所緣緣。但意知呢？如果我們強調的是分別心的意知，這樣的意知不需要所緣緣。為什麼不需要所緣緣？你把眼睛閉上，也可以回憶起你曾經看過那個鬧鐘，甚至你回到房間之後，你還是可以回憶起在教室裡有一個鬧鐘，所以當下即便那個境沒有靠近你、沒有靠近你的心，你還是能夠現起意知。

所以我們說根知與意知從「境」而言，是有區分的：意知的境有三時；根知的境只有現在。更進一步，根知必須具備所緣緣，而意知不見得需要所緣緣。至於是不是所有的根知都要有所緣緣的這一點，是有爭議的；這個部分應該在討論「認知的七項分類」時，我們會作介紹。現在，我們就暫時先用根知是需要具備所緣緣，而意知不見得需要有所緣緣。分別知都沒有所緣緣，但問題是：不是所有的意知都是分別知，也有無分別的意知。舉例來說，我們透由聞、思、修，一開始聽聞無常的道理，進一步思惟無常的內涵，對無常生起了定解，透由反覆地串習，最終我們能夠現證無常。「現證無常的心」是根知還是意知？意知。由於它是現證的心，所以它不是分別知。分別知沒有辦法現證境，分別知沒有辦法清楚地看到境，所以我們說現證無常的心是非分別知，但它是不是意知？是，所以它是非分別知的意知。所以，意知又可以分為分別知、非分別知這兩種。那根知呢？根知一定是非分別知，沒有既是分別知又是根知的例子。

簡單來說，根知是跟身體有關，意知是跟心有關。在這當中，根知跟身體有關，是指根知的呈現最主要是跟色法有關；意知的呈現最主要是跟心法有關，所以說根知跟身體有關，而意知呢？是跟心有關。雖然根知本身也是心，但我們說根知跟身體有關，那個「身體」最主要強調的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這五根。

我們作一個總結：當我們認知到面前有一個鬧鐘，這樣的認知是根知還是意知？才第一個問題，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樣啦？比如說「我的面前有一個鬧鐘」這個認知是根知還是意知？（學員：可以兩個嗎？）當然不可以啊，根知與意知是相違的！根知可以看到鬧鐘；但進一步去分析「我的面前有一個鬧鐘」的認知，它應該是意知，或是透由眼根知看到鬧鐘之後，進一步地分析「這是一個鬧鐘」，這種認知是不是也是意知？是吧。所以，你有沒有發現眼根知的功能只有一個，就是看到鬧鐘，其他都跟它無關，它的功能就只能看到鬧鐘的顏色跟形狀，而說：「我的眼根知看到了鬧鐘。」但進一步，我們說「桌上有一個鬧鐘」也好，「面前的這個東西是一個鬧鐘」也好，這些認知都是什麼？意知。

眼根知看到這個鬧鐘，進一步的，心中想著這個鬧鐘的顏色是白色的，這種認知是根知還是意知？（學員：意知。）意知。想著這個鬧鐘的顏色是白色的、這個鬧鐘的形狀是長方形的，是不是都是意知？所以，你有沒有發現眼根知的作用非常有限，它負責告訴意知：「我看到一個鬧鐘。」那其他的呢？都由意知去分辨，不管它的顏色、它的形狀、它所在的位置，這些都是由意知去分辨。所以我們說：我的面前有一個鬧鐘、它是一個鬧鐘、它的顏色是白色的、它的形狀是長方形，這種分辨的認知都是什麼？都是意知。

當我們的眼根知看到鬧鐘之後，把眼睛閉起來，心裡想著：「我的面前有一個鬧鐘。」這種想法是什麼？意知。甚至這堂課結束之後，你回到房間裡，有人問你說：「在佛堂裡有沒有一個白色的鬧鐘？」你會怎麼回答？「有。」所以你會說：「在佛堂裡有一個白色的鬧鐘。」這樣的認知是不是也是意知？（學員：是。）這時候跟根知都沒有關係了，它只是一種回憶的感受、一種回憶的想法，所以我們說它是意知。

如果你很喜歡這個鬧鐘，你從早到晚都想著它，到了晚上你就會作夢，日有所思、夜有所夢，你晚上就會作夢，夢到一個鬧鐘。作夢的心是根知還是意知？作夢的心也

是意知。夢中有沒有根知？或者清楚地說：在作夢的時候，我們的五根知有沒有在運作？比方在作夢的時候，眼根知有沒有在運作？（學員：沒有。）為什麼沒有？（學員：眼睛閉起來了。）眼睛閉起來啦？有些人睡覺眼睛是張開的呢？為什麼他的眼根知沒有作用？我們說生起眼根知需要具備三個因緣——所緣緣、增上緣、等無間緣，它欠缺哪個因緣？眼睛睜開的也是欠缺所緣緣嗎？眼睛睜開的時候，它是欠缺什麼緣？他的眼根還在，平常所看到的外境如果就在他的眼前，請問他有沒有生起眼根知的所緣緣？假設有個人在睡覺，你把鬧鐘放到他的眼前，這時候所緣緣在不在？所緣緣在不在怎麼判斷？假設我現在正在睡覺，而且我的眼睛是張開來睡的，這時我的眼根在、鬧鐘也在，眼根在的話，我們會說「增上緣」有了；鬧鐘在呢？「所緣緣」有沒有？這個問題應該說所緣緣不存在？還是說所緣緣存在？等一下會討論到三緣，我們再來討論這個例子。

的確，平時在經論當中會說：「在作夢的時候，五根知是沒有作用的，當下只有意知在作用。」在作夢時，我們還是有苦樂的感受吧？如果你夢到被一頭大象追，你會不會害怕？會不會緊張？會。所以在夢中我們還是會有苦樂的感受，那種感受是根知還是意知？（學員：意知。）意知。以此類推，恐懼、害怕、信任、猜忌、我慢、慈悲，甚至止觀，這些都是什麼？意知。上述我們所說的這些例子，有沒有根知的可能性？有沒有人用根知在我慢的？用他的眼神告訴對方：「我跟你不一樣。」這樣可以嗎？有嘛！用眼神示意讓對方知道：「我就是跟你不一樣。」這是不是我慢？（學員：對方看不懂。）雖然我們不斷地示意，但是對方看不懂，是嗎？我慢是什麼？我比你行、我比別人好、我比其他強的心，這種心應該不是根知吧？但因為有這樣的心在作祟，所以我們外表會表現出一種行為，這樣的行為可以透由五官去表現出來，但實際上的我慢是什麼？（學員：心。）這個時候的答案就不能說「心」了，心的範圍太廣泛了。我慢，它是屬於意知。這樣可以嗎？那慈悲呢？意知。所以當有人跌倒時，我們伸手去扶他一把，這是不是慈悲？有人跌倒，我們伸手去扶他的這個動作是不是慈悲？這個動作不是心嘛！對吧？所以我們說這個動作是不是慈悲？布施的動作是不是布施？這是很多人容易搞混的地方。我拿一百塊給乞丐的這個動作是不是布施？布施是色法、心法還是不相應行法？（學員：心法。）布施應該是心法，所以我

們說「我要修布施的心」。在講解布施的時候，什麼叫布施？「捨心」稱為布施、「願意施捨的心」稱為布施，所以給別人錢的這個動作，或是這個行為是不是布施？這個行為應該不能稱為布施；如果這個行為可以稱為布施，有沒有一種可能：做這個行為的人其實他根本不想布施，他很吝嗇，但他為了炫耀而在別人面前把錢拿給對方，他給對方的時候心裡根本捨不掉，請問他是不是在布施？應該不是在布施吧！因為他內心的狀態並沒有想要捨，所以這個行為本身不是什麼？不是布施。相同的，當別人跌倒，我們伸手扶他一把，或是拉他一把的這個行為也不是慈悲；慈悲是指你之所以會伸手去拉他一把，是因為你不希望他痛苦、你希望他快樂，因為這個心、因為這個動機，而你伸手去扶他、去拉他的行為才會產生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我慢也好、慈悲也好，這些都是什麼？這些都是意知、這些都是心法。所以我們說修學六度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，這六度都是什麼？這六度都是心法。

什麼是精進？歡喜修善。所以，精進並不是外表的行為拼命地做叫精進。歡喜修善——你對於你所造的這份善業內心感到歡喜；你內心對於這樣的行為生起歡喜，你就會持續去做。所以為什麼修善的期間要修精進，它的道理就是在這個地方。精進並不是要我們埋頭苦幹、拼命地做一件事情，那並不是精進。

止觀是不是也是意知？我們修止，設法讓心保持專注，這是根知還是意知？是根知需要專注？還是意知需要專注？（學員：意知。）意知。根知需不需要專注？根知會不會散亂？東張西望是不是根知在散亂？東張西望是根知在散亂？還是意知在散亂？（學員：意知。）意知在散亂啊？但是在看的人是根知啊！就是因為它東張西望，所以意知才會散亂，不是嗎？它之所以會東張西望是因為意知在散亂，所以根知才會東張西望，對吧？如果意知很專注的話，根知會不會東張西望？不會。所以散亂是意知在散亂，不是根知在散亂。既然是意知在散亂，我們要調伏散亂、我們要修止，要修的是什麼？（學員：心。）不能說心啦！我們要修的是意知，而不是根知。所以有些人在修定的時候，比方他是緣著鬧鐘在修定，他會養成一種用眼根知去看著鬧鐘而修定的習慣，這不是在修定。真正的修定是：即便沒有鬧鐘這個外境，他的心、他的

意知都緣著鬧鐘的這個所緣境而修定。怎麼修？讓他的心專注在這個境上而不要散亂。所以，在修的期間必須具備正念及正知。正念是什麼？他把心安住在所緣境上；正知是什麼？當心散亂的時候、當心產生沉沒或掉舉的時候，他把心抓回來，再次地放在所緣境上，所以他在修的都是什麼？意知，而不是根知。一開始如果就養成用眼根知去對境而修定的習慣，第一步就走錯了！這一點，宗大師在《廣論》、《略論》裡都有提到。所以我們在修奢摩他的時候，並不是在修根知，我們在修的是意知。為什麼要修意知？因為是意知在散亂，不是根知在散亂。我們剛剛說認知可以分為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大類，也就是眼知、耳知、鼻知、舌知、身知、意知；這六大類可以將它分成兩類，哪兩類？根知與意知。這方面的例子應該夠清楚了吧？

接著，我們提到「三緣」。以眼根知為例，緣著鬧鐘的眼根知必須具備三緣：1. 所緣緣、2. 增上緣、3. 等無間緣。以這個例子來說的話，「鬧鐘」是緣著鬧鐘的眼根知的所緣緣，因為鬧鐘是眼根知的所緣境，所以我們說鬧鐘是它的所緣緣。增上緣呢？「眼根」。等無間緣呢？等無間緣，這在《攝類學》的講義裡有提到「之前作意鬧鐘的心」。所謂的「之前」，是指在緣著鬧鐘的眼根識還沒生起之前，會有一個作意鬧鐘的心。所謂「作意鬧鐘的心」，它只是一個例子，並不是所有的等無間緣一定要是那種狀態。所謂的「作意鬧鐘的心」，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：想看鬧鐘的心。想看鬧鐘的心是不是作意鬧鐘的心？是。就像我們剛剛所舉的例子，明明眼根知的對境有這麼多種，但在眾多的對境當中，我對這個鬧鐘最有興趣，所以我將焦點放在這個鬧鐘上，這時我就會生起緣著鬧鐘的眼根知，對不對？那它的等無間緣是什麼？想看鬧鐘的心，想要看清楚鬧鐘的心，這是不是作意鬧鐘的心？是。

我們先介紹「等無間緣」。「等無間緣」四個字，它包含了三個意思：等、無間、緣。所謂的「等」是指相等。為什麼是相等？因為心法的等無間緣一定也是心法，所以這兩者是心法的這一點是相同的、是相等的。「無間」，就以我們剛剛的那個例子，我們說「想看鬧鐘的心」跟「緣著鬧鐘的眼根知」這兩者是直接因跟直接果，兩者之間並沒有其他的因素介入，這兩者之間是沒有間斷的，它是沒有其他的因素介入的，

所以我們說兩者是無間的。「緣」：生起緣著鬧鐘的眼根識的助緣，就是因為有想看鬧鐘的心，所以才會生起緣著鬧鐘的眼根知。所以是不是意知影響了根知？是。

「所緣緣」，所緣緣比較好理解。鬧鐘是緣著鬧鐘眼根知的什麼？所緣境，所以鬧鐘是它的所緣緣。我們說鬧鐘有它的「相」，鬧鐘把相傳遞給誰？傳遞給眼根，眼根就像是個接收器一樣，鬧鐘把它的相傳遞給眼根，眼根把這個訊息傳遞給眼根知。所以我們說鬧鐘將它的相傳遞給眼根之後，進一步地生起了緣著鬧鐘的眼根知。所以緣著鬧鐘的眼根知要生起，必須具備哪三個條件？所緣緣——「鬧鐘」、增上緣的「眼根」，還有呢？等無間緣的「想看鬧鐘的心」。當然，緣著鬧鐘的眼根知它的等無間緣不見得是想看鬧鐘的心。舉一個例子，就比方說緣著鬧鐘的眼根知，如果它有前後三個剎那：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第二剎那的等無間緣是誰？是第一剎那。第三剎那的等無間緣是誰？第二剎那。這時候，第一剎那也好、第二剎那也好，它們是不是想看鬧鐘的心？不是。緣著鬧鐘的眼根知，如果它有三個剎那，這三個剎那是不是都是根知？是，這三個剎那都是根知；既然都是根知，它就不會是想看鬧鐘的心，因為想看鬧鐘的心是什麼？意知。它只是一個續流，我們將它分成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個剎那，其中，第二剎那的等無間緣是第一剎那；第三剎那的等無間緣是第二剎那。現在比較麻煩的問題是，第一剎那的等無間緣是誰？我們現在舉的例子就是「想看鬧鐘的心」。在《攝類學》的講義裡面，它時常提到的是「之前作意鬧鐘的心」。

有沒有一種情況——生起緣著鬧鐘的眼根知之前，不見得要現起想看它的心？有沒有這樣的可能？緣著鬧鐘的眼根知生起之前，一定要先生起「我想看到鬧鐘的心」嗎？應該不用吧！為什麼不用？就比方說我們躺在床上，當我們睡到自然醒的時候，我們會想要張開眼睛。如果你是躺在床上睜開眼睛，你會看到什麼？看到天花板，這時你是不是生起了「緣著天花板的眼根知」？但在這個眼根知還沒現起之前，你有沒有現起：「我想看天花板的心。」並沒有！這個眼根知是怎麼現起的？這個眼根知是不是也被意知影響？還是它被根知影響？在這之前我們的眼睛是閉上的，我們沒有任何的眼根知，對吧？在那樣的情況下，我們沒有任何的眼根知，那請問：在睜開眼睛

的那一瞬間，緣著天花板的眼根知的等無間緣是什麼？想張開眼睛的想法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「想張開眼睛的想法」是不是也能夠促使我們的眼根知看到天花板？也可以吧！所以我說《攝類學》當中所提到的「之前作意鬧鐘的心」，或是「之前作意瓶子的心」，那只是眾多等無間緣當中的其中一個例子而已，並不是說當我們現起某種眼根知之前，一定要有想看的那種想法。

所緣緣最主要的功用是使得眼根知能夠「具境相」——具：具備，境：對境，相：行相，這是所緣緣最主要的功效。以緣著鬧鐘的眼根知為例，緣著鬧鐘的眼根知具備什麼相？它具備鬧鐘的相，因為在它的境上顯現的是什麼相？鬧鐘的相，所以我們才稱它為「緣著鬧鐘的眼根知」。為什麼會顯現鬧鐘的相？這跟誰有關？這跟所緣緣、這跟鬧鐘有關。所以我們說所緣緣最主要的功效，是使得眼根知具備對境的相。以緣著鬧鐘的眼根知為例，為什麼它會現出鬧鐘的相？是因為鬧鐘是它的所緣緣，所以它會現出鬧鐘的相。

再來「增上緣」，它是使得眼根知能夠執著對境。緣著鬧鐘的眼根知執的境是什麼？它執的境是不是鬧鐘？它執的境是鬧鐘。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力量？這個力量是誰給予它的？是增上緣眼根給予它的，讓它有執著對境的能力、執境的能力，這是眼根給予它的。

「等無間緣」的作用是什麼？它使得眼根知能成為「明知者」。「明知」是什麼？明知就是認知，就是平常我們所謂的心。眼根知是不是心？它之所以能夠呈現出心的特質，心的什麼特質？既明亦知的特質，或稱為唯明唯知的特質，這樣的特質是什麼因緣促成的？等無間緣促成的。

所以心的形成，以眼根知為例，需要具備三個因緣：所緣緣，它的功效是什麼？

能夠使得眼根知具備對境的相；增上緣——眼根——的作用是什麼？使得眼根知能夠執持對境；等無間緣的作用是什麼？使得眼根知能夠成為明知者，也就是眼根知之所以能夠成為心，它需要觀待的緣是什麼？等無間緣，而不是觀待所緣緣，也不是觀待增上緣。這樣可以理解嗎？

我們說盲人，盲人有沒有眼根知？應該沒有。盲人之所以沒有眼根知，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？所緣緣、增上緣、等無間緣，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？你說盲人會不會有想看到外境的心？（學員：有。）當然會有。外境是不是呈現在他的面前？雖然不是呈現在他的眼前，但是外境是呈現在他的面前，對吧？那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？（學員：增上緣。）增上緣出了問題。正常的眼根有接收外境所投射出的行相的能力，但盲人的眼根不具備這樣的能力，它的接收器壞了，當它的接收器壞了的時候，自然就沒有辦法將外境的訊息傳遞到眼根知那個地方，所以我們說他的眼根知沒有作用。為什麼沒有作用？因為它不具備三緣，它欠缺的是什麼？它欠缺的是增上緣，它的眼根出了問題。

我們之前不是說：如果要有眼根知，而且是清楚的眼根知，對境的距離要遠近適中。假如我們有近視，我們看書的時候，是不是要拿得很近？為什麼？如果拿得很遠，對於近視的人，又沒有戴眼鏡的話，他看不清楚。那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？增上緣出了問題，他的眼根出了問題。所緣緣沒有問題，你說他想不想看清楚？想，但是他想看清楚的那個對境，那個距離已經超出他的眼根可以負荷的範圍，他的眼根能夠負荷的範圍大概就是這樣，所以超出那個範圍他就看不清楚了。老花呢？老花這樣看不清楚，老花要這樣看；雖然我還沒有老花啦！但是我看有老花的人看東西都是這樣，越拿越遠。為什麼會這樣？是不是也是增上緣出了問題？眼根有問題。為什麼眼根有問題？因為他的眼根沒有辦法對焦近的東西。太近的東西，他的眼根沒有辦法對焦，所以他要拿遠一點才看得到。這都是眼根有問題的例子，所以不論盲人，或是近視、老花都是這樣的情況。

我們再回到定義，我們先看到根知的定義：「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具色根——所生的明知」，就是「根知」的定義。若予分類，有五：眼知、耳知、鼻知、舌知、身知。我們就以眼知為例，眼知的定義是什麼？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眼根——所生的明知，就是眼知的定義。耳知呢？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耳根——所生的明知，就是耳知的定義。鼻知呢？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鼻根——所生的明知，就是鼻知的定義。以此類推。

所以，根知與意知最大的差別是在哪裡？不共增上緣，或者我們在這個地方就用「增上緣」來解釋也可以。根知的增上緣是什麼？具色根，或稱為淨色根；意知的增上緣是什麼？意根。這兩者有什麼差別？色根是色法；意根是心法。簡單來說，根知是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某一種色法——而生的認知；意知呢？是依著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某一種心法——而生的認知。所以這兩者有沒有交集？從定義來看，你就知道這兩者是沒有交集的：沒有一種認知既是根知又是意知，沒有這樣的交集。

我們昨天不是有討論到一個問題嗎？當我們的眼根知要作用的時候，必須具備一個重要的因素——光線。如果在漆黑的夜晚，這個教室都沒有點燈，我們有沒有辦法看到桌上的鬧鐘？應該看不到。為什麼看不到？沒有光線。三緣中缺少哪一緣？所緣緣在——桌上有鬧鐘；眼根也在，然後呢？想看的心也有，是不是？三緣都具備了，為什麼沒有辦法生起緣著鬧鐘的眼根知？眼根在、所緣緣在，但所緣緣跟眼根之間沒有產生化學變化，是不是這樣？因為所緣緣的相沒有辦法投射到眼根當中。為什麼沒有辦法投射到眼根當中？因為沒有光線，我們說的是完全沒有光線的情況下。所以在完全沒有光線的情況下，我們會說：「我看不到東西。」為什麼看不到？境也在、根也在、想看的心也在，為什麼看不到？因為「所緣緣」跟「增上緣」之間沒有產生化學變化。這就像什麼一樣？我們把種子種到田中，如果旁邊我們放了一桶水，土壤、種子、水是不是都在？但那個種子會發芽嗎？如果土是乾的，即便它旁邊有一桶水，種子會不會發芽？為什麼不會？因為「種子」跟「水」這兩者之間沒有產生化學變化。所以現場有沒有水？現場有水，但那個水對於種子生苗沒有幫助；相同的，在完全沒

有光線的情況下，所緣緣的境在、眼根也沒有問題、想看到對境的心也在，但為什麼沒有辦法形成緣著鬧鐘的眼根知？因為「所緣緣」跟「增上緣」這兩者之間沒有產生化學變化。這個合不合理？應該合理吧。

那貓頭鷹呢？貓頭鷹的眼根和人類的眼根有什麼不同？我們是白天可以看得清楚，貓頭鷹是白天看不清楚，晚上看得比較清楚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光線對於我們要看外境是有幫助的，但光線對於貓頭鷹要看外境呢？它不僅沒有幫助，還阻礙了牠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貓頭鷹多半都是晚上出門，白天回家。烏鴉就不一樣了，烏鴉是白天出門，傍晚回家。為什麼貓頭鷹在夜晚反而看得更清楚？是因為人的眼根和貓頭鷹的眼根性質不同嗎？所緣緣相同、等無間緣應該也相同，就像我們白天想要看到美食，貓頭鷹晚上也想要看到老鼠，想吃東西的心是一樣的，所以等無間緣應該是相同的吧！所緣緣大同小異，雖然我們不想要吃老鼠，但可以以此類推，我們想要看到自己想吃的食物，而牠想看到牠想吃的食物。兩者的眼根是不是都是淨色根？是。那為什麼一者需要光線？另外一者不需要光線？一者有光線能夠對他產生幫助，另外一者有光線反而對牠造成阻礙，為什麼會這樣？眼根如果都一樣的話。還是你要說眼根不同？首先，在還沒有探討這個問題之前，我們說「眼球」和「眼根」這兩者是不一樣的。在佛經裡面是說：眼球是眼根住的房子、它所在的位置，而且眼根是屬於隱蔽分，眼球是現前分。所以眼球和眼根是不同的：眼根是細微的色法；眼球則是粗分的色法，這兩者不一樣。眼球是眼根所在的位置，但是當眼球受傷的時候，眼根會不會受到影響？會。這就像如果我們住的房子倒塌了，我們會不會被影響？會。雖然眼根不是眼球，但是當眼球受到外力的影響，眼根也會被影響到。所以，眼根和眼球是不一樣的。

的確，人的眼球構造跟貓頭鷹的眼球構造不一樣，至於眼根的話，應該是大同小異。眼球的構造不同，這個去問科學家就知道。以眼球的形狀而言，人的眼球是圓形的，貓頭鷹的眼球則是長條的柱狀。人的眼球會轉，往左、往右；貓頭鷹的眼球不會轉。貓頭鷹要轉的話，是頭跟著轉——貓頭鷹的脖子大概可以往後轉270度；人的脖子

頂多就是90度，對吧？但人的眼球會跟著轉，貓頭鷹的眼球不會轉。兩者最大的不同點，我們說貓頭鷹的眼球，它感知光線的細胞特別的多，它能夠接收到光線的細胞特別的多，所以只要有微弱的光給它，它就能夠看得很清楚；相反的，你給它太強的光，它反而看不清楚，因為它接收光的那種細胞的能力比人還要強，所以人需要的光線對它而言是多餘的，它根本不需要那樣的光線，只要有微弱的光，對它來說就能看得很清楚。或許有同學會問：「如果完全沒有光線呢？」如果完全沒有光線的話，牠的眼根知應該也不會有作用。所以貓頭鷹在晚上可以看得到東西，那是因為有微弱的光；如果完全沒有光線，這時候牠就不是靠眼根知在獵捕食物，而是靠耳根知在獵捕。所以，即便沒有辦法用眼根知看到地底下的地鼠，但是牠可以用耳根知聽到地鼠在挖地的聲音，光聽到那個聲音，牠就可以準確地判斷出地鼠所在的位置，比人還要厲害！

的確，如果要比五根知的話，我們跟動物根本沒有得比！我們強就是強在我們有意知，但偏偏我們沒有善用這個工具，整天胡思亂想，五根知已經比不上動物，意知又沒有妥善地使用，所以我們說在某種情況下，我們不如畜牲啊！是不是這樣？五根知不如對方、力量也沒有對方大、跑得又沒有對方快，麻煩的是吃得還比對方多。對方只要吃草，我們還要煮菜、煮飯，然後還要弄餅、弄湯，還要吃水果，超級難搞！並不是說各位啦！所以，我們與眾不同的就是我們有意知，甚至我們說「人是有智慧的」。

的確，你說動物有沒有意知？動物也有意知——牠也有想法，甚至牠會保護自己的孩子，牠在某一個時間點會知道：「我要出去覓食。」牠也有牠的想法，只是牠的想法不像人那麼細膩。人可以想得很遠，不管是未來或是過去；但動物呢？牠有侷限性。而且人除了可以想得遠之外，他在這個過程當中還會不斷地去計畫。的確，有某些動物也懂得去計畫，比如牠會設下某個圈套，讓其他的動物掉進去。有些動物很聰明，這些都難不倒牠們，而且為了謀生，牠們有些行為幾乎跟人是一樣的。所以，人與眾不同的是什麼？我們說人有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，我們簡稱這是一種智慧，它也是意知。

但如果我們最與眾不同的特點，我們無法發揮的話，那就很麻煩了，真的很麻煩！因為這一點如果無法發揮出來，說實在的，我們對這個地球所造成的傷害遠比一般的動物要來得多，是不是？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你是不是應該發揮你的潛力？就像我們早上所說的，你應該不斷地培養你的智慧。想要培養智慧要從什麼開始做起？從聞思開始做起，這一點不發揮，那你還要發揮什麼？是不是這樣？

所以我們說「貓頭鷹的眼根」和「人的眼根」應該還是相同的，牠的眼根是淨色根，人的眼根也是淨色根；牠的眼根是隱蔽分，我們的眼根也是隱蔽分。只不過瞳孔的構造、眼球的構造不一樣，上面接收光的能力也不同。我們需要強光，但對牠而言呢？牠只需要微弱的光，牠就能夠把外境看得很清楚，牠不需要我們這樣的光線，我們這樣的光線對牠而言反而太刺眼。如果我們直視太陽，那種光線是不是很刺眼？那表示那樣的光線已經超出我們眼球可以負荷的能力。相同的，對貓頭鷹的眼球來說、對牠的瞳孔來說，如果太強的光，或是以人類而言正常的光線，對牠來說反而對於牠看到外境沒有任何幫助。

所以當陽光太刺眼的時候，我們會做什麼動作？我們會把眼睛閉上。但如果你不得不看境，你就會把眼睛眯成一條線。夜間開車的人，應該有這樣的經驗：對方的來車如果車頭燈太強，你的眼睛就會覺得刺眼，你就會試著把眼睛閉上。為什麼？這樣光才不會進來得太多，是不是？所以在白天貓頭鷹的眼睛也是閉成一條線，晚上呢？牠的眼睛張得可大的，這跟牠所需要的光線有關。但先決條件一定要能夠看得到，就像我們在開車的時候，即便對方的車子車頭燈的光線太強，但你總不能把眼睛全部閉上，這時你為了要能看到前方的境、看到前方的車子跟你之間的距離，你就只能把眼睛微微地閉上；貓頭鷹也是如此。

從這些例子當中，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一個結論：如果我們要讓眼根知正常運作，光線應該是不可或缺的條件。當然，光線有強、有弱，就像我們說的明、暗。相較於

明，我們說在某些情況下是暗，但是完全沒有光線呢？眼根知應該沒有辦法作用。即便我們要看到黑色，是不是都需要光線？如果完全沒有光線，我們能不能看到這支錄音筆的顏色是黑色的？應該沒有辦法吧？應該沒有辦法。所以，即便我們想要看到黑色的境都需要光線，只是那個光線有強、有弱，就看你的瞳孔是人的瞳孔，還是貓頭鷹的瞳孔。甚至在水中的魚，我們知道魚的眼睛是不會閉上的，這時水對於魚而言、對於魚的眼睛來說，水是助緣；但對人而言，如果面前一堆水，我們就看不清楚了，所以去游泳的時候才要戴蛙鏡。為什麼要戴蛙鏡？那個蛙鏡不是戴好看用的，也不是遮陽用的，那個蛙鏡是要防止水跑到你的眼睛裡面。水會成為人生起眼根知的逆緣，但對魚來說，它是順緣。所以每個人的條件不一樣，或是說每個眾生起眼根知的條件不同，但基本的條件：所緣緣、增上緣、等無間緣這三個條件是必備的。

回去思考一個問題：眼根知所在的位置是在哪裡？是在眼睛這裡？還是在頭頂？你覺得眼根知是在哪裡？是在眼睛所在的位置裡？還是在這以外的其他地方？眼根知是心法，眼根知所在的位置是在哪一個地方？雖然它不是色法，但我們說它所在的位置是在哪裡？相同的，耳根知、鼻根知、舌根知、身根知，身根知是不是遍布全身？身根知遍布全身的例子是什麼？身根知有沒有在腳底？有，因為你拿針刺自己的腳底，應該會有痛覺吧。意知在哪裡？意知是遍布全身的？還是只在某一個特定的範圍裡？（學員：在心裡面。）在心裡？哪一個心？不是這個心，那是哪一個心？不是心臟的心，那是哪一個心？心王的心？（學員：法師，可不可以說意知粗分的時候在腦，附著在腦上或者腦裡，細分的時候在這種心？）這種心是什麼？（學員：這不是有一個這樣……）心！好，我們說心間的位置。（學員：對。）所以粗分的心是在腦裡、細分的心是在心裡，是不是這樣？那為什麼我們會說：「我心痛！」有沒有？當他想到很悲傷的事情，他會說：「我的心很痛！」又不是心裡在想。照理來說，應該是大腦在想，那是粗分的意知，是不是？想到很悲傷的事情，應該是頭痛啊！怎麼會是心痛？而且你看他的動作，他會摻心臟的這個位置，為什麼會這樣？在動腦的時候、考試的時候，你有沒有發現腦袋會整個變熱？是大腦在想事情？還是附著在大腦上的意知在想事情？大腦會不會想事情？以佛家的觀點：大腦是色法、心法還是不相應行法？（學員：色法。）色法。色法應該不會想事情吧？應該是附著在大腦上的意知會想事

情，或是跟大腦有直接、間接關係的認知在想事情，是不是這樣？但當我們在想事情的時候，是我們的大腦在想？還是我們的心在想？還是我們的膝蓋在想？的確，有些事情簡單到都不需要動大腦，光用膝蓋想都知道，是不是這樣？膝蓋會不會想事情？（學員：不會。）為什麼不會？理由是什麼？好，附著在膝蓋這個位置上的意知，這個地方有沒有意知？（學員：沒有。）沒有啊？（學員：有人缺雙腳。）等一下，我們膝蓋的這個位置有沒有意知？還是說意知只在大腦跟心臟這兩個位置，其他地方都沒有意知、只有根知，是哪一種情況？意知是遍布全身的？還是只在腦跟心這兩個位置？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合理？（學員：全身。）全身啊？如果是全身的話，那就表示在膝蓋的位置也有意知咯？那在膝蓋這裡的意知可不可以想事情？不行？這可以思考一下。根知倒是比較明顯，比如說眼根知，眼根知應該是在眼根所在的位置，對吧？並不會說膝蓋有眼根知，因為膝蓋的位置沒有眼根。眼根是住在眼球裡面，眼球是它住的房子，所以眼根知應該是在眼球所在的位置吧，是不是這樣？它在眼球的這個位置有作用，在眼球以外的位置呢？沒有作用。頭頂會不會有眼根知？頭頂沒有眼根知，所以不要用頭頂看人啊！鼻孔有沒有眼根知？沒有，所以也不用鼻孔看人！相同的，耳根知應該也是在耳朵所在的位置。所以，五根知裡面，身根知遍布全身，從頭到腳都有身根知，是不是這樣？

在《四百論》裡不是有一個偈頌嗎？「如身根遍身，癡遍一切惑。」就如同身根是遍布全身的，其他的四根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——都是建構在身根之上；相同的道理，所有的煩惱，不論遍計或是俱生的煩惱，都是建構在愚癡之上，所以只要根斷除了，煩惱就會消失。身根是遍布全身，所以身根知也是遍布全身。現在的問題是：意知是不是遍布全身？尤其是我們想事情的意知，想事情的意知是不是遍布全身？在膝蓋的位置有沒有想事情的意知？「沒有」，你要說出沒有的理由；「有」，你要說出有的理由。這樣可以嗎？

好！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個地方。